

[日]渡边淳一著

庄玮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外遇

WAIYU WAIYU WAIYU WAIYU



外 遇

〔日〕渡边淳一 著

庄 玮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外 遇

(日) 渡边淳一 著

庄 玮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制本总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8.375 印张 178 (千) 字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0 册 定价: 3.70 元

ISBN 7-5043-0246-5 / I · 28

寒 月

沿着喧闹的大街一拐弯，四处骤然冷清起来。黑暗中，唯一的交通信号灯发出的红光，在寒冷的夜空颤抖着。

速见修平朝前探了探身子，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往信号灯左边的方向开。

这一带为世田谷的住宅区，最近兴建了一些超级商场和公寓。修平现在住的公寓便是3年前竣工的。

住宅区的建筑高度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这里大多是比较低矮的三层楼房。修平就住在二楼。从建筑物的占地面积来考虑，盖这样的低层楼房确乎有些浪费，随之而来的便是房价也相当昂贵，然而修平考虑到这一带很清静，距私营铁路也只有7分钟的路，十分便利，他终于还是下决心买了这套公寓。

车子往左拐弯后继续前行，渐渐地左边出现了一幢镶着白砖的公寓。

“行了，就停在这儿吧。”修平让车子停下来，付了钱后从车上下来，抬头望了望。

公寓对面的桦树上，挂着一轮盈盈欲满的圆月。刚刚听收音机上说，今冬以来最强大的寒流正在高空徘徊。此时，月亮似乎也带上了些寒意。

修平缩了缩脖子，看到公寓的入口，不由长长叹了口气。以往他与别的女人约会后，回到家里时总会感到有点心

虚。待会儿，自己将带着怎样的表情，回到正在家里等待着的妻子身边呢？要是摁一下电铃，妻子就会来给他开门，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修平总是用自己的钥匙开门。平时进门时总要说一声“我回来了”，但在今天这种时刻，修平却会一声不吭地从妻子身边绕过去。

更令人难堪的是，家里只有修平和妻子两个人。独养女儿弘美住在箱南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高中的集体宿舍里，除了周末以外是不回家的。要是孩子在家，可以和孩子说说话，三言两语也就搪塞过去了。只有自己和妻子两个人，那可是一点遮掩的办法都没有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他只好赶紧溜到里屋换好衣服，再回到起居室看晚报。一展开报纸，就可以挡住自己的脸，这样心里便多少感到坦然一些。

其实妻子房子对修平的这一套把戏，或许早就看穿了。因为同样的事重复几次后，便会不知不觉地露出蛛丝马迹。然而房子至今还从未公开对丈夫说过什么怨言。偶尔也说上几句，诸如“还是不要勉强的好”、“今天的领带可真漂亮呀”之类的，可就此也不能断定就是在指责丈夫的见异思迁。

妻子果真已经察觉到了呢，还是她仍浑然无知？有时候修平一边偷看着妻子的脸，一边心里琢磨着。

仅仅从她表面的态度上来看，并没有已经察觉的迹象。要是她已经察觉了却装得很平静的话，那她可真是够有耐力，也够厉害的了。

不过房子本来就颇为宽容，对丈夫的行动几乎从不干预，只是偶尔稍微提醒一下。况且自结婚以来，除了抚养孩子的5年以外，房子一直是一名自由记者，也不可能只与丈夫一个人打交道。

当然，修平一年前开始与冈田叶子交往，也不能说就是利用了房子的这一性格。叶子比房子小6岁，刚刚32岁，已婚，可没有孩子。

修平是麹町的共济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生，他在两年前结识了叶子。当时，叶子前来参加医院召开的健康管理者讲习会。叶子原来是一名营养士*，在赤坂某宾馆的健康中心就职。她来参加会议是由于她正从事健康中心成员的健康管理及指导工作。

从此以后，修平便时常在那个健康中心露面。两人之间逐渐亲密起来，一年前发展到了有肉体关系的程度。叶子与她名片上印着的“限量饮食调配师”的身份十分相符，长得小巧、匀称，看上去非常年轻。据说她丈夫在某家石油公司就职，然而表面看上去，说她独身也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虽说健康中心的成员多为一流企业的经理、董事，然而叶子在指导他们时却干得十分利落，处理问题得心应手。

今天与叶子的约会，早在3天前就决定了。

由于有约会，因而修平在今天早上离家前告诉妻子说：“今天要晚些回来。”

当时房子正站在门口，她问道：

“那么，不回来吃晚饭了？”

“不回来了。我与制造商一起吃。”

修平在工作中，常常与有关医疗器械或制药方面的公司人员打交道。对妻子，他笼统地称他们为“制造商”。

* 营养士：持有日本都、道、府、县的许可，在公共团体中负责营养方面指导工作的人。——译注

如果她要再追问一句：“是哪儿的制造商？”他已想好了一个制药公司的名儿。然而房子并没有再问下去；本来她就不是那种爱刨根寻底的人。

“你走好！”

身后传来房子的声音，还是往常那样，既不特别冷淡也不特别热情。

房子在神田一家出版社的女性杂志做编辑工作，常常在过了10点以后才离家。因此，她早上有充裕的时间做早饭，目送修平去上班；晚上除了定稿的日子以外，6点至7点就能回家。作为自由记者，时间上比较自由，所以尽管夫妇两人都有工作，但几乎并没有什么妨碍。现在修平对这种状态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么，我走了。”

这个早上，修平在离家时，向身后站着妻子轻轻挥了挥手。平素总是默默地走开的，今天做出这样的举动来，也是由于晚上将与别的女人约会的那份心虚在作祟。

医院在严寒的天气里变得格外繁忙。内科自然不用说了，就是修平所在的整形外科也忙个不歇。滑雪时折断了腿、腕的伤员，以及因严寒而复发的腰疼、膝关节疼的患者都增多了。

上班的时间里，修平全然忘记了叶子及妻子的事。到了约定的6点钟，他去了皇宫附近的一个旅馆，在门厅内等候着。

叶子是个很守时的女人，6点刚过5分便来了。才一见面，她就说：“我今天9点左右就得回去。”

修平只知道叶子的丈夫在某个石油公司就职，此外就没

再深入地寻问过。

叶子的家在中野，往常她总是 11 点左右回去。

“怎么，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有一点儿……”

看到叶子支支吾吾的，修平也不再深究下去了。在都有家庭的男女的交往中，某些时候避免过分地干预也是一种礼貌。

“要是只能到 9 点的话，那你 8 点半就得走了。”

按往常的程序，他们见而后总是先去吃饭，然后再去旅馆。要是只能到 9 点钟的话，便只好放弃其中的某一项了。

“你觉得饿吗？”修平问。

“我没事儿。”

听了叶子的回答，修平明白了她也盼着早些去旅馆。于是他们便去了原来常去的那个涉谷的旅馆。

由于时间不多，动作似乎有些匆忙，可这样或许反倒更富于刺激。叶子变得一反常态地兴奋。修平感到她仿佛要以浓烈的程度来弥补时间的短促。

这样，肉体上的欲望满足了，食欲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出了旅馆，与叶子分手以后，修平决定先去吃饭。中餐也好，生鱼片也好，眼下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只是一个人去就餐未免有些冷清，而眼下回家再让妻子准备晚饭也实在有些太随便了。

于是修平在道玄坂附近的一家生鱼片店吃了生鱼片饭卷后，搭上了出租车。

在接触了叶子柔软的肌肤，又饱餐了一顿后，修平感到

十分满足。然而，随着车子离家越来越近，他才注意到这时候回家似乎早了点。

与叶子约会以后，他总是过11点才回家。当然与制造商们会餐时，也有餐后再接着喝酒，一直到12点以后才回家的。对妻子说了“晚些回来”，指的就是要到那个时间才回去。可一看手表，才刚到9点钟。

这个时候带着一副没喝酒的样子回去，妻子肯定很吃惊。不仅如此，可能她还会识破他的不轨行为。他想索性去哪儿喝一通吧，可是转念一想：一个人去实在没趣，另外天气也太冷了。

正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车子已到了家门口。

虽然刚过9点，可公寓四周已是一片寂静。门房的小窗也已拉上了窗帘。修平在斜眼看窗帘的功夫，心里盘算着早回家的借口。

“制造商那边有了急事。”这个理由初一看蛮不错的。可是仔细一想：由于作为接待者的一方有了急事而中止会谈，这种说法还是有些不自然。

“一起去的男人突然病了。”这么说的话，要是她问起那个男人的名字及生病的情形来，他也许就会露出破绽。

“明天一早预定了手术。”也许这是个万无一失的理由。

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已经到了二楼。是摁电铃呢，还是自己用钥匙开门——修平疑惑着走近门口，却发现信箱里还插着一份晚报。

估计是妻子忘记取了，真是个漫不经心的家伙。修平这么想着打开了门，却见屋内一片漆黑。

修平赶紧打开灯一看：屋内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窗帘也

紧闭着。

“莫非还是我先回来了？”

妻子不在家，刚才的种种不安情绪也就自行消失了。修平总算松了口气，下面便可以喝喝威士忌，看看电视，与情人约会的事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修平走到里屋，脱下西服，换上睡衣和长袍，再回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忽然发现桌子上面放着一封女儿弘美的来信。

信早已开封了。他打开信一看，是给妻子的生日贺卡。上面写着：“永远健康！愿您当一个出色的妈妈。”旁边又添上了一句：“这次，我将带 39 支蜡烛回来。”

看见这张贺卡，修平记起来了：再过两天就是他妻子的 39 岁生日。“那么说，再过一年就 40 岁了。”

修平比妻子大 7 岁，已经 46 岁了。那么再过一年，他俩就都是上了 40 岁的人了。

“真是快呀……”他一边喝威士忌，一边在心里感叹着，不由为妻子感到了悲哀。迄今，妻子虽说一直在工作，可是却从未体验过热恋的味道。就勉强算上与修平订婚以后至他俩结婚的这段时间吧，那前后也不过一年光景。此后就只是生孩子、工作。她尽管一直在干着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可眼看着就快到 40 了，人一天天地老起来，还是怪可怜的。

修平今天之所以这么感慨，与他和叶子的约会也不无关系。想想自己尽干些图自己痛快的事，而妻子却到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心里还是有些歉疚。

“你要是去稍微玩一玩就好了。”他一边翻弄着生日贺卡，一边喃喃自语道。

然而房子对于娱乐似乎从来都不沾边。从外表上看，她显得颇为修长，对一个中年女子来说，体型算蛮不错的了，脸长得也挺端正的。两个月以前，他俩有事在外面碰头。看她衣摆飘动着走近身来的那份神气劲儿，人们会以为她才30刚出头呢。

房子的缺憾，与其说是外表上的，还不如说是她那份直爽的性格。她脑子反应很快，做事情也干脆利落，有时似乎还略胜男人一筹，因而总让人觉得她少些情趣。

总之，她不是男人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

漫无边际地想着妻子的事，喝着威士忌，不觉已过了10点半了。

“难道她加班了？”

房子晚归的时候，事先总要打个招呼的。说好“10点钟回来”，准是10点钟回来；说好11点的话，11点肯定打开家门了。那么精确地遵守时间，也是她没劲的地方之一。

于是继续边喝威士忌边看电视，渐渐时针已过了11点。

或许是由于在做爱以后喝的酒，酒精的反应很快就上来了。

“可是也太晚了点儿。”修平刚回家时，看见妻子不在还觉得挺心安的，可现在却对此有些生气起来。他正要又一次举起玻璃杯，电话铃响了。

冬天的深夜，铃声听起来格外刺耳。修平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抓起电话。电话里冷不防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已经到家了吗？”

“什么？！”

修平不加思索地反问一句，只听那边“啊”地惊叫一声，电话断了。

修平一时不知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侧着脑袋，一动不动地握着对方已经撂下的电话。

方才听到的分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的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或许更小一些。不知是否由于夜晚的缘故，那声音听起来象是含浑不清的窃窃私语。想到这里，修平放下了电话。

“这会不会是给房子的电话呢？”

修平又坐回到沙发上，看看餐具橱上的时钟，这时已是11点20分了。他在已经喝光的空瓶里注入纯酒，一口气把它喝干。热浪很快就涌了上来，嗓子又烧又呛。待这些感觉平息下去后，他又一次想到了刚才的电话。声音无疑是男人的。那男人说了句“你已经到家了吗”，然后就放下了电话。起初，修平也想到有可能是谁打错电话了。可要是那样的话，道一声歉也就完了。然而打电话的人显然很惊慌，还不由地“啊”了一声，随即挂上了电话。那样的惊慌可是有些不太寻常。要不是打错了的电话，也不是给自己的电话，那么就是给妻子的电话了。

“然而，为什么要给妻子打那样的电话呢？”

既然他问了“你已经到家了吗”，那么就是说在这以前妻子是与打电话的人在一起。他们分手后他又打电话过来问一下，意外的是修平接了电话，这使他很狼狈。他会觉得这一下可完了，于是留下一声惊叫，挂断了电话。

要是以上推论当真的话，那么妻子今晚是与别的男人有了约会。

“简直是……”修平嘟囔着，摇了摇头。

妻子与自己以外的男人幽会，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作为一名女编辑，她偶尔晚上也有与男人交往到很晚的时候。可那些都是工作上的交往，与桃色行为没有什么关系。以前，修平就这方面的事曾经问过妻子。

“编辑部的工作多是晚上干的，你们那儿的男女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顿时，房子愣了一下，随即又很生气地反驳一句：

“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检点的女人吗？”

“我不是指你，我是问一下别的编辑有没有这样的事。”

“别人的事，我可不知道。”

的确妻子是太生硬了些，她的行为也从不暧昧。只要一问她去哪儿，与谁见面了，她总能给予很干脆明白的回答，从不给人留下任何疑虑。

老实说，修平甚至希望妻子也能稍微出去玩一玩。

她离家时总是带着满脸认真的表情，回家也大都是在事先预定的时间。象她那样一心一意地工作本来也没什么不好的，只是仅仅只有工作，使她原来就颇为欠缺的女人味儿更少了。

“要是合适的男人，她稍微接触接触也没什么不好的。”近来，由于自己干了亏心事，他甚至冒出了这个念头。

因此，他总觉得今天突然想到妻子有什么不轨行为这种念头很荒唐，仿佛自己是在读一部小说的一个情节似的。

可是毕竟已成为现实的是，妻子还没有回来，又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从这个男人的语气来看，慌慌张张的很不一般。

“有可能是当丈夫的蒙在鼓里吗？……”

修平哼哼着，脑子里不由地浮现出妻子的肌体来。尽管快到 40 岁了，房子的乳房和腰还是那么细腻、柔软而富于弹性。年轻时还黑瘦一些，近来渐渐变得丰腴起来，肤色也变白了许多。

房子的肌体与陌生男人的形象重叠到了一起，两人嘻闹着。房子让别的男人也同样干着她曾允许自己干过的事。

脑子里闪过这么一幕，修平顿时就心神不定起来。他又倒了一杯纯威士忌酒往喉咙里灌下去。

不可思议的是，当他一想到妻子也可能有见异思迁的行为时，妻子的肌体也变得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

“真混蛋……”他斥责着胡思乱想的自己，又看了看表，已是 12 点差 10 分了。

妻子往常晚归时总是临走前打了招呼的，而且要是太晚了还在外面的话总会打个电话回家。今天这么晚了也没电话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呢？修平从一时的狂想中清醒过来，开始为妻子的安全担心了。会不会突然得了什么急病倒在路上了，或者碰上了什么交通事故？就算她与刚才那个男人有了什么约会，那个男人总是估算着她快回家了才来电话的吧，那么她也应该已经到家了。她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会不会在与那男人分手后又被卷入什么事件中去了呢？

这么想着，在修平脑子里那个男人的电话或是妻子的不轨行为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无论如何，但愿你能平安地回来。”

他再一次看了看表，又喝起了威士忌。这时，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声。

修平慌忙把酒杯放回桌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房门。他听到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看来妻子终于回来了。修平正准备起身，因为门并没有上锁，然而妻子似乎立刻便注意到了这点，很快就传来了开门声，接着好象她进屋了。

修平背对着起居室的房门，继续抽烟。他方才还在期待着她的平安，这会儿知道她已回来了，登时不觉又变得怒气冲冲了。原来想在她刚进屋时便怒吼一声，现在看来，在这种场合下满脸不高兴地沉默可能效果更好。忽然他想看看妻子回来时是什么样的表情。

正当他转过身来，窥视大门的时候，妻子已推开起居室的门进来了。

“喂……”

她轻轻招呼一声，随手解下了围在米黄色大衣上的围巾。肩上挎着的黑皮包，是她上班时总带在身边的。

“你早就回来了呀。”

“9点钟回来的。”

“你不是说今天要晚回来的吗？”

房子将包放到电话桌上，开始脱大衣。她在罩衫里面穿着苍绿色的套裙，与平素的装束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她脖子上挂着的两圈真珠项链，对她来说略显华贵了些，这似乎是唯一可以显出与平素不同的装饰了。

“你是与制造商一起吃饭的吗？”

“原定是那样的，可是……”修平开始后悔不该一开始就把9点回家的事告诉她。他强调在家里等了她这么长时间，这反而成了她反击自己的把柄，“对方有了急事，所以只是匆匆吃了顿饭。”

“是吗？那你干吗不告诉我呢？”

“我人并不在那个公司呀。”

“那你也可以在出门前打个电话过来嘛。”

“对方突然起了变化，我有什么办法？”

平时妻子回来晚了，修平也并不会发火。尤其是他与别人幽会以后，总是分外提心吊胆，甚至让妻子倒杯茶也有所顾虑。然而今天在妻子晚归的情况下，又来了奇怪的电话，于是修平满腹的不快便全都溢于言表了。

房子察觉到修平与平时有些不一样，便进卧室去了。

修平独自呆在起居室里，重新考虑刚才妻子的态度。准确地说，从妻子的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她有任何心神不定的痕迹。然而再细想一下，妻子在开门时对修平的归来应该有所察觉。打开门，看见入口处的鞋就该完全明白了的。这样，一直到她进入起居室为止，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她完全可以镇静下来，对于怎样去见丈夫也就可以有颇为充分的心理准备。修平在和人幽会后回家时也是这种情形。尽管如此，要是干了亏心事回来后，总会在什么地方显得不太自然的。就是对幽会富有经验的修平有时还做得挺笨拙的；那么对于不习惯于寻欢作乐的妻子来说，要是与别人约会的话，事后总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修平注意到：妻子这么晚回来，甚至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平时她总要老老实实地说一声“对不起”，今天却显得那么平静。也许她还有这么一种心理：你明明说好要晚回来的，却这么早就回来了，那么即使你有什么怨言，也是没道理的。的确，要是她抓住这一点的话，修平就该心虚了。无论如何，自己确实已干了亏心事，也不能仗着自己回来早了

就要威风。

修平边琢磨边喝着酒，这时妻子出来了，已经过12点了，他以为房子一定换上了睡衣，谁知她却在蓝裙子上面套了一件灰毛衣。

“给我沏杯茶什么的吧！”

房子望了修平一眼，弄茶去了。修平看着桌子上的信，冲她的背影说了声：

“弘美来信了。”

“嗨，真讨厌！”

看来她是对那39根蜡烛有些不满，那边传来了点燃煤气、水烧开了的声音。待这些声音消失、四周安静下来时，修平问她：

“你这么晚去哪儿了？”

“干完活，去喝了点。”房子正背对着修平沏茶。

“太晚了，真让我担心。”

“又不是孩子了，没事的。”房子将茶碗放在盘子上，端了过来，“你喝酒了？是和大家一起吗？”

“是啊，怎么了？”

房子打开电视，与修平并排坐在沙发上。电视上夜间节目的主持人正与裸体的、刚刚成名的女演员交谈。看上去房子并不特别想看电视。修平注视着她的侧面：

“刚才来了个电话。”

“谁来的？”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个男人的声音，只问了一句‘你已到家了吗’。”修平偷偷看了妻子一眼，房子一直盯着电视屏幕，“等我说话时，那边马上就挂了。”